

德国当代童话小说《小恐龙》系列之一

恐龙出世

马克斯·克鲁塞 著
徐 新 译

华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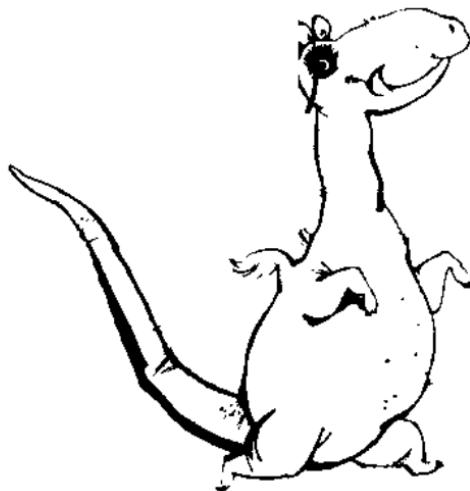
德国当代童话小说《小恐龙》系列之一

恐 龙 出 世

原 著 马克斯·克鲁塞

翻 译 徐 新

插 图 埃里希·霍勒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恐龙出世/(德)克鲁塞著;徐新译 .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1

(德国当代童话小说·小恐龙系列)

ISBN 7-5080-1683-1

I. 恐… II. ①克… ②徐… III. 童话 - 德国 - 现代
IV. 1516.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746 号

© 1995 by K. Thienemanns Verlag, Stuttgart-Wien-Bern.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98-2620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 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 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5.625 印张 103 千字 2 插页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价:1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很久很久以前，恐龙妈妈在海滩上下了一个恐龙蛋，没多久就下雪了，这可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

恐龙妈妈皱起眉头，满怀忧虑地抬头望了望灰色的云层，叹了口气：“看来老天爷对我们恐龙开了个不友好的玩笑——我可怜的漂亮的小蛋蛋哟。”

恐龙妈妈把尾巴缠在后腿上，她那河马一般的嘴巴向前嗅来嗅去，慢慢地回到山洞的家。当然她并不是真的长有河马一样的嘴巴，她是一个恐龙，只是她的嘴巴长得像河马的嘴巴一样。

雪花慢慢地飘落在恐龙蛋上，好像是一顶白色的帽子。这可真糟糕，因为恐龙蛋只有在温暖的环境里才能被孵化。天气越来越寒冷，真是冷极了。“哎哟哟，哎哟哟！”恐龙妈妈被冻得不停地颤抖。“别再开玩笑啦！”这是她的最后一句话，因为冰河期开始了。

正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冰河期的时间很长，非常非常长。在我们地球的最上端和最底端，也就是南北两极，甚至到现在冰河期还没有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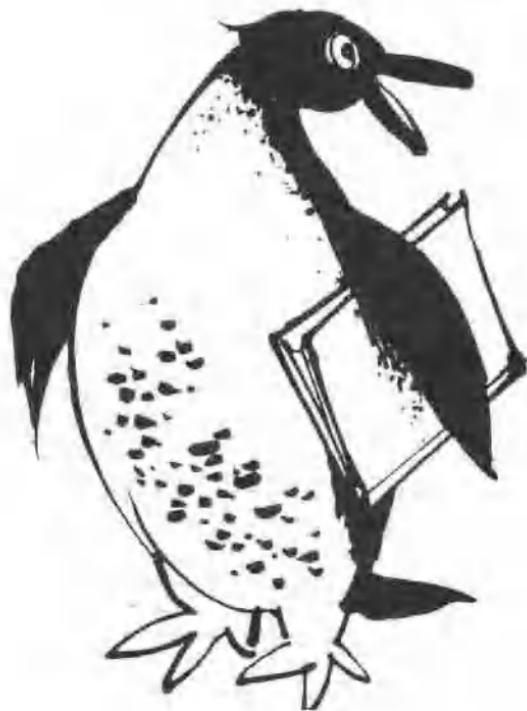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会说话的动物	(1)
第二章	蒂巴通教授来到蒂蒂鸟岛	(7)
第三章	冰山	(14)
第四章	冰山上岸	(19)
第五章	艰苦的试验	(25)
第六章	教授犯了个错误	(32)
第七章	出现新的人物	(39)
第八章	恐龙长大了	(45)
第九章	伤心的平平	(50)
第十章	乌茨讲童话故事，瓦瓦不见了	(53)
第十一章	海象有客人来了	(57)
第十二章	平平带来个坏消息	(65)

第十三章	国王到木房子做客	(70)
第十四章	小恐龙被吓跑了	(73)
第十五章	找不到小恐龙	(78)
第十六章	小恐龙找到了，但是后来他又不见	(86)
第十七章	不同的意见	(89)
第十八章	信使逃跑了，国王有了新主意	(92)
第十九章	小恐龙出事了	(95)
第二十章	鸟茨给小恐龙准备食物	(101)
第二十一章	正确的行动，导致错误的结束	(104)
第二十二章	一个叛徒	(110)
第二十三章	原来如此	(115)
第二十四章	洞穴枪声	(119)
第二十五章	小恐龙醒了，大家准备救国王	(124)
第二十六章	晚上，大螃蟹开始漫游	(132)
第二十七章	国王的保证	(137)

第二十八章	鸟茨的捐献	(144)
第二十九章	小恐龙被关进了笼子	(148)
第三十章	海象的重要作用	(151)
第三十一章	小恐龙又不见了	(156)
第三十二章	小恐龙在空中	(159)
第三十三章	海象不再悲伤了	(162)
第三十四章	结 束	(165)



第一章 会说话的动物

从那时起，几百万年过去了。

这是一个晴朗的春天的早晨，金鹅平平去上学，他走起路来总是摇摇摆摆的。在路上，平平碰到了瓦瓦，瓦瓦是只大蜥蜴，他也正要去上学。



“睡足(熟)了吗？”平平问道。虽然他学习非常努力，但他仍然不会发 [s] 的音，听起来有点像 [z]。几乎所有的动物在学习说话的时候都有自己特别困难的地方。比如说巨蜥瓦瓦，他说话老有嘶嘶声，他发[z]的音听起来就如同蒸汽机冒汽的声音。

“我搬家了！”瓦瓦回答说。“搬了之后就一直睡得很好！”

“哇！”平平大叫道。“你搬家了——搬到哪去啦？”

“一个大贝壳，”瓦瓦漫不经心地敷衍，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我四(是)在海岸边偶然找到的！”

“真是个了不起的发现！”企鹅平平的小翅膀兴奋地拍着肚皮，“我要看看你的大贝壳！”

“逃校(学)？”瓦瓦不安地问。

他俩没怎么考虑就转身回来，并排向山下走去。他俩完全不必担心，因为去蒂巴通教授的动物语言学校上课，完全是出于自愿。如果教授碰巧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他甚至也会打发他的学生回家。

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一个叫蒂蒂鸟的小岛上。蒂蒂鸟岛位于赤道附近，非常的炎热。岛上植物茂盛丛生：高大的树木，茂密的蕨类植物以及肥胖的仙人掌，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朵。动物们在岛上自由自在地生



活，不受人类打扰，像这样的小岛，地球上已经没有几个了。在这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动植物都适应这里的气候。

瓦瓦找到的大贝壳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贝壳。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带有盖子的超级大碗。这个大贝壳躺在砾石海滩的灰色岩石后面，所以没被海浪卷走，也没被海风吹坏。

“它很实用！”瓦瓦很骄傲，“它是我第一个能够关上门的家。而且，它是多么的漂亮啊！”他用前爪把贝壳掰开。企鹅平平一蹦一蹦地跳进去，瓦瓦跟在他的后面，关上贝壳屋的顶盖。

阳光穿过贝壳拱顶闪耀着神奇的光芒。



瓦瓦惬意地舒口气：“我在这儿可以不被干扰地思考。太阳升起又落下，阳光从我身上照过，月亮升起又落下，月光从我身上掠过……”

企鹅平平饶有趣味地望着他的朋友：“这的确很有吸引力！”他说，“那么你都在想些什么呢？”

“哦，比如说，我在思考，如果我能发音准确地跟人交谈，我就会毫不客气地向他们说出我的意见！”

“哦耶！”平平欢呼雀跃，瓦瓦的想法让他高兴。“但是晚上我却不能思考，‘灵魂小子’海象把我吵得要死，你也这样吧？”

“再也不会了！现在我能让我的贝壳屋门关上！”

“我也想要一个贝壳屋！”平平发着牢骚，“帮我找个贝壳屋吧。”

瓦瓦打开他的贝壳屋，他俩从缝隙中钻了出去。一看到海面，平平就大声叫喊，声音有些沙哑：“快来看，冰山！”

瓦瓦从来没有见过冰山，于是他爬到一块大岩石上面。透过海浪轻轻的拍打声，他清楚地听到“灵魂小子”海象凄楚的歌声：

“哦一喔喔！
吾(我)不高兴！
天哪，吾(我)快要——



哦—喔喔！
哦—喔喔！
流泪了！”

和平时一样，海象远远地坐在海面一块孤单的礁石上，唱着一支忧伤的歌。

他总是那么远远地坐着，看上去就像地平线上的一个黑点。平平和瓦瓦现在对他没有半点兴趣。有个发光的像水晶玻璃似的东西正向蒂蒂鸟岛漂来，渐渐地变得



越来越大，不久就可以看清它表面的尖角和裂缝。

平平跳入水中。他围着冰山转了一圈，叫道：“水下面至少有上面三倍大！”然后他就不见了，在冰山后面他找到一处可以向上爬的通道，一会儿他又突然出现在冰山顶端，神态傲然，好像是第一个爬上高峰的登山者。

“不要让你的肚子着凉！”瓦瓦担心地说。

“嘿！你对企鹅一无所知！我们习惯在冰上生活！而且它已经开始融化，真可惜。”

冰山上一股股细细的水流潺潺地流下来，宛如泪痕一般。

企鹅平平在冰山上啄出一个凹口。他兴奋地尖叫起来：“这里面有东西！有什么东西冻在里面！一个大贝壳或者是一个球或者是……”劈啪！水花四溅。

原来冰山“嘭”的一声撞在海岸上，搁浅了，平平头朝下地掉进水里。

他再次冒出水面，拍拍羽毛，喊道：“赶快！我们必须把教授叫来！快！”



第二章 蒂巴通教授来到蒂蒂鸟岛

许多年前，哈巴库克·蒂巴通教授住在大学城温克尔堡的一个小房子里。在那儿，人们把他当成一个怪



人，没有人喜欢和他打交道。因为如果在房间里面看见一只噜噜叫的小猪，没有人会觉得好玩。

在哈巴库克·蒂巴通教授家就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乌茨，和许多小猪一样，特别的聪明。乌茨是一位猪女士，因此必须称呼“她”而不是“他”。

教授觉得聪明的乌茨要比大学里的一些学生还要机敏，因此他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即人能否教会动物说话。

除了小猪乌茨之外，还有一个孤儿住在蒂巴通教授家里。一天，这个男孩站在教授家门口，教授不忍心赶他走。教授给他取名叫蒂姆，其余的事大家就不知道了。就像所有正派人一样，蒂姆也要有姓，蒂巴通教授称他为蒂姆·墨水渍。为什么叫这个姓名，是不需要解释的。

蒂姆并不勤奋，但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子，这对蒂巴通教授来说是最重要的。小猪乌茨也非常喜欢他。他们同住在一间房子里，蒂姆从不打搅她。

在冬天的晚上，乌茨总是呆在屋子里；夏天到了她就搬到花园里面，因为她喜欢在花园里看星星，听树叶沙沙的声音。

蒂姆给乌茨做了一个可以移动的卧室，一个猪舍——或者说是一个睡桶，随你高兴怎么说。这是用一个大水桶做的，这个大水桶已经旧了，放在屋角，早已多年弃



之不用。乌茨的睡桶真是非常漂亮！教授在百货商店的婴儿部为乌茨买了床褥，是用细密帆布缝制的。桶上裂缝处挂了一块帘子，蓝色底子上衬着红玫瑰图案，好像窗帘。除此之外，睡桶还装了一个门，乌茨可以很方便地开关。圆圆的睡桶盖子被铰链固定，关上盖子，无论是下大暴雨还是冰雹，桶里都不会进去一滴水，躲在睡桶里的乌茨听着雨点强有力地敲打着桶，邦邦邦，邦邦邦。

这个圆桶当然不是立着的，它躺着——但即使乌茨在里面打滚，它也不会转动，因为桶的两侧都垫着木块。它的机关还有呢：蒂姆在睡桶上还装了个铁把手，这样搬运木桶会方便些，非常实用，而且也不会让睡桶滚来滚去。

好，现在让我们回到乌茨身上：一天，蒂巴通教授用各种各样的草药做试验。他研制出一种能对大脑中枢起某种作用的药。教授将这种药水滴入乌茨的食物里面，早上、中午和晚上各十滴。一段时间以后，教授就开始教乌茨做一种稀奇古怪的“嘴巴体操”来。

教授蹲伏在地上，眼睛盯着乌茨，舌头转来转去，示范给乌茨看，同时发出类似猪叫的噜噜声，一连好几个小时。因为也会有人来教授家，例如邮差、查煤气的人，看到这种场面，所以人们就认为教授不太正常，这并不叫人感到惊异。



看到教授跪在地毯上，冲着一头小猪“噜！噜！噜！噜！”地叫，没有人会不奇怪。当猪猡——人们总是这样不友好地称呼可怜的乌茨——最后也发出“噜！噜！噜！噜！”的声音来回应教授时，他们两个就以这种方式相互明白了对方，教授的名声好坏已变得不重要。有人奉劝教授，主动辞去教书的工作。

可怜的教授靠什么生活呢？如何搞他的研究呢？他必须离开温克尔堡，他不想挨饿，更不想等到极端困苦的时候杀掉乌茨。他很认真地想了又想，他们该去哪儿呢，要么是逐渐解散他的家庭成员？

一天，邮差把蒂姆拽到马路一边，说：“蒂姆，你应该高兴了！昨天市议会决定，把你送到正派的人家抚养。你不必呆在疯癫的教授家了！”

